#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二十八 二十九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吴甸華

唐文粹卷二十八　宋　姚鉉　編

表奏書疏戊　總十三首

彈奏二

彈李義府疏　王義方

彈義成軍節度使李聽疏　周太玄

誅戮一

請誅程元振疏　柳伉

請則天皇后復位於皇太子疏　蘇安恒

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士之過歟昔者先

皇晏駕留其顧託將以萬務殷廣令陛下兼知政事雖
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伯鯀在其朝間陛下骨血之
恩阻陛下母子之愛愚臣謂聖情以運祚將衰極斯大
節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
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佞成朋夷狄紛擾
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隍興念亦何能救此生靈臣聞天
下者神堯文皇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道長羣雄
駭鹿四海膽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削平寓縣龍

飛踐極歃血為盟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故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乘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宗祀中絶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所視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何能使天下移風易俗焉惟陛下思

之將何聖顔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如高揖樞務自怡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暫輟萬務詳臣愚見陛下若

以臣為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若以臣為不忠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

請減去濫食封邑疏　韋嗣立

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家無三年之蓄家非其家國非其國也故知立國立家皆資於儲蓄矣夫水旱之災關之陰陽運數非人智力所能及也堯遭大水湯遭大旱則知仁聖之君亦所不免當此時百姓不至於困弊者有積也今陛下倉庫之內比稍空竭尋常用度不支一年

儻有水旱人須賑給徵發時動兵要資裝則將何以備之其緣倉庫不實妨於政化者觸類而是臣竊見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略問戸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兩疋即是一百二十萬已上疋臣頃在太府知每年庸調絹數多不過百萬少則七八十萬以來比諸封家所入全少儻有蟲霜旱潦曾不半在國家支供何以取給臣聞自封茅土裂山河皆須業著經綸功申草昧然後配宗廟之享承帶礪之恩皇運之初功臣共定天下當時

食封纔只三二十家今以尋常特恩遂至百家已上國家租賦大半私門則資用有餘國家則支計不足有餘則或致奢僭不足則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為得封戸之物諸家自徵或是官典或是奴僕多挾勢逞威陵突州縣凡是封戸不勝侵漁或輸物多索裹頭或相知要取中物百姓怨歎遠近共知復有因將貨易轉更生釁徵打紛紛曾不寧息貧乏百姓何以克堪若必限丁物送太府封家但於左藏請受不得輙自徵催則必免

侵漁人㒷蘇息

論職官多濫疏

臣聞設官分職量才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是也則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

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
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治非其才則亂治亂所繫焉可
不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甚試效即頓至
遷擢夫競趨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趣而今務進
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
外則有回邪贓汚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
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員闕不供遂至
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倉儲竭

於資俸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惟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常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

請選舉擇賢才疏

薛登

臣聞國以得賢為寶臣以舉士為忠是以子皮之讓國

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苻堅託政於王猛子產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財昭王錫路馬以止讒永固戮樊世以除譖處猜嫌而益信行間毀而無疑此由默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愚於宣尼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知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

者比來舉薦多不以才假譽馳聲互相推奬希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己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為先最以雕蟲為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將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顔是以李陵降而隴西

慙干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是知化俗之本須擯輕浮昔冀缺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林奬俗則蜀士多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眞龍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七國之季雖雜從横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衹重門資為奬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

義有梁薦士雅愛屬辭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為重不以修身為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辭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楼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辭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

是後生之徒復相放傚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為本而以浮虚為貴有唐纂歴雖漸革於前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崇化唯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敭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覔舉覔為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

其材則人品於茲見矣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黄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己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束帛戔戔榮高物表校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循常之人捨其疎而取其附故選司補署諠然於禮闈州貢賔王紛諍於階闥謗議雜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

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潔已若開趨競之門則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潔己則兆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訪鄉閭之談唯秖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資或邀勳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則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賞拔夏少名高語其優劣也秖如才應經邦之流唯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秖驗彎弧若其文

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減旋即告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辭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為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撝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畧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無指蹤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鬬將長於摧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淵聚

未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髙祖追慙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於伐宋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相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妄飾辭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降明制須峻科千里一賢尚不爲少僥倖冒進須立隄防斷浮虛之飾辭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讜之言文則試以效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行中亦循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妄庸

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絶文鋒挺秀有效技之偏用無經國之大才為軍鋒之爪牙作辭賦之標準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賦甘泉禀中軍而令赴敵既有隨才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劒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此將事也一劒之任非將事也謹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頓蜀兵於渭南宣王持勁卒不敢當此豈

弓矢之用也謹按楊得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案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議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絶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撝謙之士仍請寛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以觀能否㕘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賞自然

見賢不隱食祿不專則荀彧進鍾繇郭嘉劉隱薦李膺朱穆勢不去遠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賢行則君子之道長矣

條奏貢舉疏　楊綰

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已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世澆詐茲道寖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

浮薄竟不偶於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
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
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
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
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經從此積弊寖而成俗幼能
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
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甞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況復
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為

務矜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讟為常談以向背為已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已諠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内顒顒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不先擇下臣古先哲后皆側

席待賢今之取人令將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
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閭有孝悌及信義廉恥之
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為名薦之於州刺史
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
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識牒等一
切並停其所習經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
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奥旨通諸家之義試日
差諸司官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

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幷策全通為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例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幷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准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浮競自止敦厖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

事若施行即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奏聞

議楊綰條奏貢舉疏　賈至

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夫述行美極人文人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以觀行則及辭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于修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

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關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葢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樂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而務擇浮豔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頹恥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常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夫以蝎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至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

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揺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

强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學行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術異茍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連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蹤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為正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板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分

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閭井
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望繫
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制
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
今兩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
師氏禄廪無向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講習禮部
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奬擢不甚謬哉祇足長浮薄之
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禄秩

選通儒碩生閒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是過也

諫高祖不以伶人為近侍疏　李綱

臣按周禮均工樂工不得廁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

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衣惟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授安馬駒為開府旣招物議大斁彞倫有國有家者以為殷鑒方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業起義功臣行賞未徧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廡故非創業垂統貽則子孫之道也

諫除濫刑疏　朱敬則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

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耕急戰人繁國富乃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況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泰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既不然滛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滎陽成臯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豪猾之才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

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痛尚聞二子顧盼綽有餘態及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黙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教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複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劒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即晷漏難逾何二十帝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

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辭向畢芻狗須投淳精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尚捨況輕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搆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吉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寧無妖不戮以茲妙算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之秘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

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見機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辭流曠蕩之澤斷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塞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 論刑法多濫疏

韋嗣立

臣竊嘗聞之在堯舜之日畫其衣冠當文景之時幾致刑措歷兹千載以為美談臣伏惟陛下濬哲欽明窮神知化自軒昊以降莫之與京獨有往之論法或未盡善皆由主司姦宄惑亂視聽尋而陛下聖察具詳之矣然竟未能明其本源察其前事令天下萬姓識陛下本心尚使四海多銜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臣誠愚暗不識大綱請為陛下始末而言其事楊豫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絶遂使巨姦大

猾伺隙乘間內包豺狼之心外示鷹鸇之跡陰圖潛結共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為巧誣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籍籍雖知非辜而鍜鍊已成辯占皆合縱臯陶為理于公定刑則謂汚宮毀柩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及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寬捨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構讎嫌將申報復皆圖茍成公效

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為羅織其中陷刑得罪者雖有敏識通才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痛其寃酷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誅夷或遭殛竄並甘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弄法侮文傷人實甚賴陛下特廻聖察昭然詳究周興丘勣之類弘義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暴遐邇而朝野慶泰若再覩陽和且如仁傑元忠俱罹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明垂以省察則葅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下擢而升

之各為良輔國之棟榦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但恐往之得罪者多並皆此流則向時之寃其數甚衆昔殺一孝婦尚或降災而濫者蓋多寧無怨氣怨氣上達則水旱所興欲望歲登不可得也陛下儻弘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歸罪於削刻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已來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伏法之輩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霑恩造如此則天下皆知此所

陷罪元非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幽明歡欣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五穀豐稔歲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願陛下深察

請不改反逆緣坐刑名疏　崔仁師

自昔羲農以降爰及唐虞或設言而人不犯或畫像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為稱首及其叔代亂獄滋煩周之季年不勝其弊烈火原於子産峭㵎起於安于韓李申商爭持急刻

參夷相坐始於此也秦用其法遂至土崩漢高之務寛大未為盡善文帝之存仁厚仍多凉德遂使新垣族滅信越葅醢見嗤良史謂之過刑晉魏至隋雖有損益凝脂猶密秋荼尚煩皇上爰發至仁念兹刑憲酌前王之令典採往哲之嘉猷革弊蠲苛可大可久仍降綸綍頒之九區故得斷獄數簡手足有措刑清化洽未有不安忽以暴秦酷法為隆周中典乖惻隱之情反惟行之令進退參詳未見其可且父子天屬昆季同氣誅其父子

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既欲改法請更審量

彈李義府疏　　　　　　　　王義方

義府擅殺寺丞陛下雖已釋放臣不應更有鞫劾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泰則知天下是非不獨皆由聖旨昔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祖深仁失之於陳狶光武聰明寛恕失之於逢萌魏武勇略英雄失之於張邈此並英傑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

陛下繼聖撫有萬邦蠻陬夷落猶懼刑網況輦轂咫尺姦臣肆虐殺一六品寺丞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令正義自取絞縊此事彌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上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姦佞臣開履霜堅冰積小成大請乞重勘當畢正義致死之由雪寃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對仗叱義府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趨出義方乃讀彈文曰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

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階通達不能盡忠端節對敭王休策蹇勵駑祇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羣小貪冶容之好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如可恕孰不可容金風戒節玉露啓途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鸇並擊請除君側少荅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斷以申典憲

彈義成軍節度使李聽疏

周太玄

臣聞賞罰不明無以示天下是非一貫無能建大中臣竊見義成軍節度使李聽位極寵榮心無報效朝廷資其承籍委以統戎俾代憲誠付之雄鎮揔三萬貔貅之衆兼兩藩節制之權冀其俯安危疑上副恩遇況陛下授以神算假以天威入魏之期剋日先定而李聽擁旄覲望按甲遷延熒惑人事逗撓軍政遂使憲誠陷於屠戮亂衆肆其姦兇由是六郡無依全師喪敗委貝州而

不守燒劫無遺望棧口而疾馳狼狽就道自徒茍免不

憚包羞蔑棄朝章有同兒戲魏州之亂職聽之由論其

負恩萬死猶幸伏以封常清河南失律斬於關門高霞

寓唐鄧破傷投諸遐裔渾鎬節制易定若戰而兵力不

支袁滋逗留西川欲進而兗渠尚在或親當矢石或躬

履艱危勢屈賊鋒竟申朝典未嘗貸法必振皇威今李

聽罪惡流聞中外憤惋比之常清等輩萬萬過之若陛

下猶視含弘不寘極法臣等恐憲章墜地天下寒心伏

望付之法司以正刑典

請誅程元振疏　　柳伉

臣出身事君忝備近密夙有志願銘之在心若遭艱危必死王事當今日之際是臣死之秋將死之言庶裨萬一特乞陛下少垂聽覽則甘就鼎鑊且天生四夷皆習戰鬬輕走易北獨有犬戎數萬之師犯關度隴歷秦渭牧邠涇曾不血刃直至城闕館穀向有三載緜地數踰千里謀臣不為陛下陳一言武士不為陛下效一戰各

攜卒伍剽劫閭閻汙辱宮闈燒焚陵寢者何故此將帥之心叛陛下也自朝義東滅廻紇北歸陛下以為智力所能神明所贊委權近貴失意元勲日引月長浸成大禍陛下侍臣載路多士盈庭竟無一人折檻牽裾犯顔廻慮至使北捐汾浦西失秦川者何故此公卿之心叛陛下也陛下出城之日鑾駕未動京師百姓刼奪府庫城外百姓更相殺戮者何故此三輔之心叛陛下也自九月二十八日聞有警急十月一日下詔徵兵至今凡

四十日矣天下兵一人不至何故此四海之心叛陛下也近自京輔遠至海隅文武百寮志皆離叛雖有朝恩戮力陝郡堅城陛下獨能長守社稷乎今臣所言四者皆叛陛下以為虛邪實邪若以為實陛下以今日之事為安邪危邪若以為危陛下豈得高枕而卧不決大計臣聞良醫之療病也必審觀病源當病授藥若不當病療之無益陛下知今日之病何因至此臣實知之請言其故何者天下之心皆恨陛下不練士卒疎遠賢良委

任宦官離間將相以至於此陛下必欲救今日之急存
宗廟社稷即請斬元振之首懸示天下盡出內使配隸
諸州以朝恩勲勞留在左右仍以神策兵馬迴付漢官
使朝臣百寮每日坐議左右使令盡用文武然後大下
明詔削去尊號引過歸己深自刻責誓與下寮將相率
德勵行後宮嬪妃且移別院與宰相已下晝夜論政下
詔云若天下勲臣知予自新許予改過即召募將士來
赴朝廷若以為舊惡未悛修身有闕則帝王大器敢妨

聖賢聽天下所往也陛下若納臣此言行臣所請一月之内天下兵馬若不雲集闕下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伏乞陛下讀臣此表一二十徧親與朝廷商量事若可行則自處置不用露臣此表臣今日上表即知萬死但願行之死無所恨陛下若違臣所請更無長策社稷重事伏惟陛下審圖之

唐文粹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四十八 集部

唐文粹卷二十九　　宋 姚鉉 編

表奏書疏己 揔七首

奏

尊號一

奉天論徽號狀第二首

赦宥一

論赦書狀

舉官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府庫一

請不置瓊林大盈二庫狀

内人一

初收城論詔渾瑊取裏頭内人等狀

無濫賞二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與

官二狀 已上並陸贄

奉天論徽號狀第二首　陸贄

右奧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

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為朕更

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

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

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

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黄帝堯舜自生人以來君

德之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為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羲皡兼皇與帝始揔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謟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時運迍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

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煥發德音引咎降名深示刻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上可以齊德於敻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為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怯而不革之反欲加冗號以受實患哉玄元之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

穀以賤為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於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汜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策稱之以其能損己也臣顧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鑑其理唯明主行焉謹奏

論赦書狀

右隱朝奉宣聖旨幷以中書所撰赦書示臣令臣審看

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並條奏來者臣謹如
詔旨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無與諸學士等參考得
失僉以為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
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之
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
陛下嗣承大寶志一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旺庶未
達於暫勞之意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
患難繼起復以刑譎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

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危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換黨姦其流實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獲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申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禱於桑野躬自

髠刖以為犧牲古人所謂割髪宜及膚翦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玆徳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湮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瘢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

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于心而形之于事事或未諭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同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不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能信伏願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亦何可不務罄輸衷懇伏聽聖裁謹進

##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月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自揀擇不得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遭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

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也昔

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簡乃僚罔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大官得自簡僚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惟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官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於國初探擇庶官多由選部惟高位重職考庶官之有成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貟品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廓先

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以下悉以委之廓猶憤恚以為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則並旨授制敕所命者蓋宰臣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

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揀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進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湊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頑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

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知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彚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資以此為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常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擇選指陳才實以狀上言一經薦揚終身保

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閲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其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為崇任輔弼博採輿

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得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於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於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為辭夫如是則苟無其人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為而致理之道也所謂聽言廣納弘

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眞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公辨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責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奬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

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搆不辨之寃此古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横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横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

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敗覆邦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為出衆以自異為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為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

下當使所言之人悉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考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施刑如或有辭則付法閲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

能徧諳諸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敭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親故舉於君上且未絶私薦於宰臣豈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

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復委長官慎柬寮屬所柬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暗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動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為長官時則不能舉一二屬

吏居宰臣位則可委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
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以不逮尊
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官
庶官擇佐寮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
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深知實行有倫則杜
絶儌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昇於朝者
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既任以事
者於是宰臣叙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

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内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叙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之人用常乏之人則懼曠庶官懼曠庶官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别能否無别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寖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

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麤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為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歷思

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葢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啓詳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

不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茍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録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

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一至于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公言固非為己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之謹奏

請不置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爾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地同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

然忘情取不為貪散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賦稅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帯於兹迨乎失邦終以餌寇禮曰貨悖而入者亦悖

而出豈非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
斥遠貪饕雖内庫大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
闈清風肅然海内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卻馬晉武焚裘
之事復見於當今矣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
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覩
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矍然自驚不識所以何則天
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辛勤守戰
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别庫萬目所視孰能

忘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無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謡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眊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宄徒内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絶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

衣食已豐而謡讟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非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洩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搆姦鼓亂干紀而强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咈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為人與為已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

齋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辨察
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一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
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
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
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
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得
以陛下天資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銜
恩反過差為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昜如轉規指顧

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能行與否爾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

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揔緝棼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初收城論詔渾瑊取裹頭内人等狀

右德亮承旨所録散失内人名字令臣撰詔書與渾瑊

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憂人罪己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絶岸收板蕩於横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人神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

將返近自畿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𤰞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願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宫為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内人為號蓋是中壼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宫掖如此等輩實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

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送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維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奉迎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

犒有功綏輯烝黎優問耆耋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
鬱堙襃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
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
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為君之道喪宜
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
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數月既當離變
之際必為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必當自來陳獻其
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

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
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捨絶纓而
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邪蓋知君之大體然也以小
妨大明者不為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
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治
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
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
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

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禮無忘於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為書紳之規以衰衛為覆車之鑑則德為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

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候聖裁謹奏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與官第一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得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勲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可輕茍輕用之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

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沿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為賜足彰行幸之恩因饋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第二狀

右欽淑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下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臣愚以為信賞必罰霸王之

賞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棼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防戍歲增策勲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皁薫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

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為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為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重輕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不濟之以虛名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

利則誕漫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廪所以裁實也差品列異章服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為國家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雖同其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受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無有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

功勞此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
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勲
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突銛鋒排患難者
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勞者又以是酬之其為用也
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
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
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
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

之資無管攝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爾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為無損於事人悟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為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勲閥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為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惟在衣食假以冗

號亦奚用為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
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寶何為不可顧傷大猷願
啇睿思少賜詳度

唐文粹卷二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録貢生臣王詢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三十上 下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四十九 集部

唐文粹卷三十上　　宋　姚鉉　編

表奏書疏庚 檄露布附揔七首

奏

兵機四

論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不要指授方略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初收城後請不誅鳳翔軍將趙貴先狀

論請不替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狀已上並陸贄

論功一

論神兵軍大摠管狀張說

檄一附

為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駱賓王

露布一附

破朱泚露布于公異

論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不要指授方略狀

陸贄

右欽溆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

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遥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

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難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為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為名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晝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

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為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令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

兵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叶宜徒費空言秖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凌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由已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循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

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
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
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
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
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
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淑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

中事狀無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淑奏來者兇梗殲盪闗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淑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鄢陵范燮祈死吳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福不可以久徼幸得不可以常覬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

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臨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芟夷繼起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莫敢自

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積譖之交及遂乃蠭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鑾輅為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于時海内大揺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隉艱屯緜緜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貔虎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劒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哉

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蒸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敭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為之歔欷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梟鴟以好音消祲沴為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換之夫削偽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壹純誠以效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兾全其

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霈君臣已絶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於北

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磬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廐牧以張武算斂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曠日縣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洎涇卒唱亂泚戎搆災豺狼盤居於禁闈猰㺄攫肉於馳道河朔悶罪之衆布路而歸宋郊伏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内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為既而恍納之儔咸自斂縮内無非望之議

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曽不蔕芥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死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茍寧矣國亦固焉人茍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

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指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
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
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無得矣聖王
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家國
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倔
強之由内省於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
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

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鋩鋒叛者不賔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甿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

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朗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之至此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令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前典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叙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

衆慝以咎已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恍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脩臣禮其於深心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亂者蓋為河中之地

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説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為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脣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

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為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侮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惟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

懷之有焉茍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為國者宣恵以養威蓄威以尊恵威而能養則不挫恵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恵與威交相蓄也威與恵亙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歳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恵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

之恵以濟威秉滅賊之威以行恵宥河中染汙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甿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恵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懷懼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汙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

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攄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醜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雖欲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

奪算窮是乃狴犴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惠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憂惜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其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候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初收城後請不誅鳳翔軍將趙貴先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即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寛捨衆意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為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通執之方亦異言皆有當體

各有宜事或相駮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令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即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摠帥退閡亂兵遂為賊泚所招紿以同迎鑾輅泚既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從已受邀留遂遭劫制身縻偽職兵隸兇徒雖在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足哀矜所可受責之辜惟有不能守節而死爾貴先儻能死節即

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寛捨凡所議讞蓋縁獄疑
罪疑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謨況復懐光未
殲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寔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
始乃是汚俗覩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
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
命斷之以法則懐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既偷賊勢斯固
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歳之憂茍徇匹夫之談以興億
衆之役為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羯胡亂華染汚

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無所問河朔遺孽既聞德澤之弘被且幸脅汚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末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為梗豈不以任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既定四方見諸將往往竊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為之柰何良曰陛下最恨者為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

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為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為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寛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向化消姦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善矣伏惟不為浮議所移謹奏

論請不替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終須別與移改有人陳奏請朕到鳳翔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接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

典法是宜汚瀦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旌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廵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爵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為日已久負釁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廵後將焉入以此撫御其誰敢懷昔漢高偽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沒代其

微倖之不可為也如是陛下得不以為至誠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宜之為義取類權衡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則就輕而避重苟非聖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輅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

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代莫儔且負嫌猜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救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譏況楚琳卒伍凡材厮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睢盱晨光既昇勢自跧縮今郊畿已乂武衛方嚴汧隴鎮

壓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瑣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蹢躅何惡能為願陛下姑務含弘普安反側促駕遄止録功犒勤敷肆眚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韋皐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勲宿望命出揔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蠆介復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為遠圖仰布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論神兵軍大揔管功狀　張說

右被牒奉勑責通大揔管功狀者自契丹背恩營州失守前軍喪律榆關不開幽平烏棲於重壍戎羯虎食於四野燕南諸城十僅存一河朔之地人挾兩端由是豺狼入於牢穽蜂蠆出於懷袖王受服不宿孤劒先驅寇雖日深甲兵未繼于時鳩合步騎不滿三千彼衆我寡兵怯虜熾且保關守塞力猶不禦況土人弄兵轉相攻拔外召夷狄內據險隘冀州既陷勢將不已當決水之衝承烈火之焰逆風撲燎摧岸塞河韓白見之知其難

矣王權以料敵靜而鎮下宣國恩以撫寧曉愚俗以逆順督將吏以忠義示士伍以嚴肅深籌秘於六奇潛檄通於千里滄瀛具得響援增氣幽易恒定聲威有立而又分兵井陘杜其西望引軍河漕阻此上流張虛旗於趙城設奇兵於襄國亦猶吳人潛軍於巢縣而見舟豫章漢將捷逕於武關而聲出崤澠蓋廣援以安衆多方以悞敵故能舉無遺策兵不踰時滌昴宿於妖氛拔異方於塗炭俾皇靈溥暢黔首胎蘇朝廷釋東顧之憂滻

淦息南侵之患然後歸剽掠返流亡業窮乏賑痍傷僵暴皆掩死喪復怨賞不失勞亦無濫受罰不漏罪亦無寃人則王有大勲於是役也而又誠以奉上義以利人至忠之狀有三為善之跡有五所謂忠者一曰思致命也初戎寇方殷王乗驛赴救衆纔數騎捍敵羣醜山東父老如恃山河既而王躬擐甲胄吐誠師旅誓在盡敵以報前讎故得感激來戰決命爭勝二曰能果斷也凶黨狂狡飛轉妖書吠堯謗舜間誘愚惑事斯蔓結揺我

人心王陰察州閭搒求魁蠹獲應賊書人耿羅漢等一十三人焚書伏罪衆而後定故得破謀殺諜悖計無施三曰誠感神也王地維近屬躬當大任所過山川鬼神之地罔不精意懇禱以請云天子聖明皇天輔德實降靈助以濟神兵幽感明祇多獲孚祐故得行師之處勝風送旗合戰之時興雲翊陣金鼓所向冰消草靡所謂善者一曰均下也飲食勞逸與將士必同二曰絜己也偏賞有功王秋毫無受三曰詢善也國之彝典成誦在

心閱實定名必諮羣議四曰嫉惡也每戮一人親數其

罪必深加咎責使愧恥於地五曰不伐也賊平之日將

吏賀功王稱美天威惟勞士衆兢兢然若不已有也惟

聖人神武制命預授兵符惟大揔管忠善襲行克成廟

算今者顯號年紀騰輝國籍方謂垂範雲臺勒休彝器

而杕杜遺宴甫率於舊章茅土增封殊末於宗正此壯

夫義士所以竊議而長歎者也雖樹下不言用歸功於

明主然策勳有典何勸善於戎臣敢憑下問是用大陳

其所正復州縣招撫歸降補署官僚存集流迸擒殺凶醜收獲軍實與吏士共功者具如别狀

為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駱賓王

偽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宫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

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

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
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劒氣
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
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
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
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為
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
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

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殺伐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絶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故春秋序行則通元和而充氣毋德刑具舉則協王道而經彛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削姦宄保乂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曁有以然者抑實

為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
埏六籍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
丕烈自纂大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
不遂之物邊鄙或聳干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俟首領
之誅陸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
凶德假翮姦徒熒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為起穢之
物腥彼宮闈散作句始之妖孛於躔次先皇懷桑河朔
敷佑下人録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集

凡庶之門名位薰灼加闒茸之質真革桀驁將馴大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枿之英猘狗吠豢牢之主頊屬鑾輿順動郊圻駐蹕而泚乃嘯凶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天穿高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蠆尾罪踰羿浞惡貫梟獍是以萬方憤怒九服囂騰思齒劍者投袂而興爭淬刃者不期而會賊伺間釁陰貸凶謀既緩雷霆之誅遂延晷刻之命臣是用祇承睿算恭行天討攝衣登壇明君臣之大義禡牙饗社假神祇之幽賛以今月二

十五日揔領師徒直趨都邑略灞滻以揚旆瞰苑囿而下營土垈雲舒木棚林植養威蓄鋭直殄兇渠卧鼓偃旗猶輕小利賊初凌犯已略芟夷謂其氣竭而來歸尚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奚為至二十七日㑹諸將於中權召勝風於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厲先庚而軍令凝嚴各懷報國之心爭淬伏讎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尚可孤本軍副元帥都知

兵馬使吳詵都虞候兼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營都知兵馬使檢校刑部尚書孟涉右廂兵馬使郭審全權文成神策行營商州節度都虞候彭光俊等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冑啓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鋭於神麚倉東繚垣摧以成塵滋水涸而為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慓狡

言尚憑凌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颷馳衆若蝟集横列堅陣旁連高岡猶張蹭蹬之鱗更舉螳螂之臂衙前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王佖知衙兼刀斧將兼御史中丞史萬頃等自相約誓又合軍聲指麾而貔兕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刃交光而霍燿鼉鼓騰聲而隱轔賊方土崩我乃霆擊乘其踣藉遂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通於中禁叚成諫賊之心膂既

已生擒沈厚運賊之羽毛終制死命故其係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震慴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汚俗昔實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數王化而如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墜尚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自卯以及酉來拒而復攻讙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氣霆鬬而雷馳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原之焰馬逸未止士怒未舒既自北而徂南竟輿尸而折首又使決勝軍節度使工部尚書唐良臣右軍

兵馬使御史大夫趙光詵義武軍兵馬使楊萬榮左步軍使孟日華馬軍將田子奇霍去傲郝覲華州左廂兵馬使馬英右先鋒兵馬使董玼神策商州節度兵馬使賈慎金左都虞候張望都等領馬步為副勢均破浪攻甚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兹翦滅纔欲乘淩曾之鑄刃之鋒已失藩籬之固遂生擒偽署侍郎董奉中書侍郎平章事蔣鎮右僕射平章事張光兵馬使李希倩等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輕

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即誅夷臣竊以
此賊包藏逆謀參會凶德禐氛其氣豺武其心背先皇
亭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有如此之大
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巨唐中興之期光啓於陛
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輕
於折箠猶逃密網尚返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亡
之騎且稽分體未即燃臍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
恥即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禁修謁寢園鍾簴

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垂象列聖之所雄都神扶業業之傾天降穰穰之福不然豈免於毀圮之患崩剥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鑒睿慮旁施制兵要於事先規雄圖於轂内再造可封之俗固槖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鏑澹乎華胥之夢熙然葛天之風臣謬寄台司幸當統帥乏吉甫之文武缺郤縠之詩書此皆諸將叶心羣帥宣力非臣庸績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唐文粹卷三十上